

林說小
譯叢書
編四十二第

說小會社

史賊

卷上
上海

行發館書印務商

序

賊胡由有史亦鬼董之例也。英倫在此百年之前，庶政之窳，直無異於中國。特水師強耳。迭更司極力抉摘下等社會之積弊，作爲小說，俾政府知而改之。每書必堅一義。此書專叙積賊而意則在於卑田院及育嬰堂之不善。育嬰不善，但育不教，直長養賊材而司其事者，又實爲製賊之機器。須知竊他人物爲賊，乃不知竊國家之公款，亦爲賊而竊款之賊，卽用爲辦賊之人。英之執政轉信任之，直云以巨賊筦小賊可爾。天下之事，炫於外觀者往往不得實際。窮巷之間，荒偷所萃，漫無禮防，人皆鄙之。然而豪門朱邸沈沈中，踰禮犯分，有百倍於窮巷之荒偷者，乃百無一知。此則大肖英倫之強盛，幾謂天下觀聽所在，無一不足爲環球法則。非得迭更司描畫其狀態，人又烏知其中之尙有賊窟耶？顧英之能強能改革而從善也，吾華從而改之亦正易易所恨。無迭更司其人能舉社會中積弊著爲小說，用告當事，或庶幾也。嗚呼！李伯元已矣，今日健者惟孟樸及老殘二君，能出其緒，餘效吳道子之寫地獄變。

相。社會。之。受。益。甯。有。窮。耶。僅。拭。目。俟。之。稽。首。祝。之。

閩縣林紓序於春覺齋

賊史卷上

英國郤而司迭更司著

閩縣林紓
仁和魏易全譯

第一章

英國某城中有一事。城名則諱之不言。亦不僞設一名。以病失眞。惟城中有一區。則無城。無之。卽所謂卑田院也。有一日。此日余舊不識。其中私產一兒。名曰倭利物。忒威斯忒。兒始生時。乃無字之者。長養且未卜。而余書之能成。與否關係亦正屬此兒。須知兒生於卑田院中。初非倅事。亦無足賀者。然倭利物之生。所以獲全者。亦正賴此卑田之院耳。落地時。聲息均渺。臥於牀席。呼吸介於人鬼之間。果使以名醫良穩。左右此兒。兒或不育。顧兒則一一無有。但有蠢蠢之老嫗。伺此產婦。常飲皮酒。目光已翳。卽不醉。亦未辨人。此嫗外尤有偷醫。一名爲舉村之公醫。病人日增。而薪俸莫厚。故其治人也。亦隨意而投藥。惟其隨意也。於是倭利物之性命。卽得從此醫之手。能

噫。顧多此一嘵。而院中增一贅旒矣。兒哭聲甚健。兒聲一發。而牀中。憂。憂。然產婦。起矣。婦面無人色。鞠躬作微息言曰。聽我一面此兒而死時。醫生以手向火。摩擦祛。凍。聞婦人作聲。卽集榻前曰。汝勿言死。爲娘之事多矣。媼方飲酒。卽以瓶納諸衣底。言曰。然果密斯生。如吾年得十三兒去。其十一存者二人。此方快快。欲死耳。而況應死者。未死則正以有母氏專責在耳。汝今勿思。且圖靜攝。此等無謂之慰詞。一無所效。病婦搖首。但伸手欲抱此兒。醫生授兒於婦。婦以口親兒髮。更以手摩其頰。陡作呻楚狀。遂逝。醫及媼爲按摩胸手及太陽之穴。咸莫之救。醫生曰密昔司星蓋迷。沙節

雷我意殊無望。星蓋迷方按摩時。而衣中酒塞忽落。急檢其塞。則漫應曰。傷哉是人。醫生此時加手。套欲行言。曰果兒哭思食者。試與之以漿。語已取冠外出。旣出。尙迴首語媼曰。密斯風貌良佳。胡由至是。媼曰。此爲昨夕奉檢察官命。昇而至此。有人言女臥於途次。暈不省人。大抵來從遠方。但觀其鞋底穿矣。至於胡來胡往。則人莫知者。醫生復至牀前。取戶左右觀之。未有戒指。則太息言曰。此又古往今昔。恆見之事。

耳容更相見。遂與媼別。醫去後。媼先吸酒令盡。則坐於火次。包裹其兒。外史氏曰。天下安有貴賤。別貴賤亦先別之。服飾耳。倭利物果以佳毡裹者誰。則言其非貴族之兒。今茲加以舊裹。破爛如衲。一觀即審。其爲院中敝物。人人爲之增嫌。時倭利物哭聲極高。果此兒知生身於此。永永將有折磨之事。則其聲當尤悲也。

第二章

倭利物生十閱月。渾無人筦。其倅生也。命耳。院中司事者見兒失乳且死。乃告之鄉官。官卽下令檢察。問院中有青年婦人。足以爲嬖嬪之母否。院中人曰無之。官乃令將倭利物寄養於人家。國家舊例。固有寄養之條。時去城數里。有一人家專司其事。長日有三四十兒。顛頓爬搔於地上。羣兒無衣。卽腹中亦無宿物。趨走輕便。無有罣礙。司事者爲中年以上之婦人受事時。每一口於一禮拜得七辨士半之食費。夫以七辨士半於一禮拜中。飼一幼兒。或不至餒其腹筭。然此司事之婦人。爲年旣長。更事亦多。知幼兒法不宜飽。蓋不飽之法。匪特利兒。亦足利己。故綜所有之費。剖半飼。

兒餘財中飽覓羣兒。生命亦頗獲全。則已之智力勝人千百矣。惟在彼家寄養者無因短少其數。亦莫之計。長日兒受食物爲人世至不堪之物。寒者因凍而僵。近火者又因灼而逝。想此世界中無彼生身之父母。或捷足至他世界中尋覓之耳。惟此中死兒多。故鄉人側目。欲聚而逐之。幸醫生及官之隸役。則極力助此婦人。凡遇無名而死之兒。醫生則曰。吾剖腹視之。其中殊無物。外史氏曰。兒之死。正以腹中無物耳。有物。又焉能死。至於隸役。則代爲立誓。初無凌虐之事。而且卑田院中檢察之官。則常至其家驗視。惟官欲至時。必先之。以隸役言官中。明日至矣。官至則靜潔如恒。於是斥鄉人之多口。倭利物育於彼家。九歲既不能高。亦無人色。惟先天佳。故能更逢第九歲之生日。方其生日。日正別同。一人囚於屯煤之地。以此二僮恆言飢。故鞭笞後復加以囚。當見囚時。此婦人曼恩見官中隸役至矣。籬扉嚴閉。役則欲破之以入。旣而以足蹴之。扉仍未啟。曼恩呼曰。來者非密司忒本特而乎。語時以首外嚮語訖。卽迴面其女曰。秀珊汝急啟煤室。縱倭利物及同囚者出。則又外嚮言曰。今日之來。

何驟。此時役立蹴其扉不已。曼恩知二童已出，則疾走啟關，僞言曰：「此扉何事嚴局？」
噫！我乃健忘，我惟患諸兒外逸，故留心至此。今請密司忒入吾堂室。曼恩鞠躬爲禮。
役以久俟，則怒甚，言曰：「密昔司如是款官中人，足爲知禮耶？」以官差奉官中命，汝乃
聽其久俟門外，是又何理？汝亦官中人，乃不慮除名？曼恩曰：「我乃非嫚。」此中童子極
盼公至，吾告以公果至矣，故遲遲未出本特而在官，久意氣甚高，聞童子戀彼恩意，
而曼恩又備極側媚，氣立爲平言曰：「果如是者可入。」吾尙有言。曼恩引至小客堂，旣
無地衣，則移榻款坐，取其行杖並冠安之几上。本特而去其額汗，見曼恩卑謾，亦爲
之破顏一笑。外史氏曰：「然則吾書妄矣。」如是大員安肯以笑靨向人？雖然，本特而固
明明人也。尊顏安無開霽之一時？曼恩則貢其媚態，言曰：「我尙有言。」公且勿怒，此語
我尙無敢質言。惟見公行長道，則不得不冒死以進。公得勿欲飲本特而僞以手止。
曰：「勿爾。」曼恩知旨，卽曰：「少飲亦無礙夾以涼水佐之。」以糖不甯佳乎？本特而微欬喉
中，作聲曰：「天太旱，嘆。」曼恩卽進曰：「泥公少飲本特而曰何酒？」曼恩曰：「莖也。吾常備此。

酒防羣兒有病則以此進。語後啟櫥出瓶及杯。方其調酒時。本特而以目視之。曰汝乃嬖貼羣兒。曼恩曰然爲物固貴。吾斷不能觀羣兒被苦。本特而曰媼固心慈。萬難自忍。曼恩進酒於案。本特而曰吾明日面官當爲爾傳語。因以手引杯言曰密。昔司我觀爾大有母儀。吾今爲爾飲壽。一吸已空其半。遂曰我今言公事矣。遂出日記之本言曰倭利物童子今年九歲。此爲生日之期。曼恩僞以巾拭淚似憐其無母狀。本特而曰吾官長懸金十鎊求倭利物父母之名。無應者後增二十鎊亦不得主名。曼恩張其二手言曰噫如是其重耶。更思之。卽曰旣無父母。胡爲姓曰忒威司忒。本特而正色言曰此余所命氏也。凡無姓之人。余用字母排行。以意爲之。彼前一人余用 S 字。故曰司威百。而更下一人則用 U 字。故曰恩溫。至第四人則用 V 字。故曰微而根司。直至於二十六字而止。乃更循環爲之。週而復始。曼恩曰然則公之文學亦高矣哉。本特而大悅曰固有人言如是。遂盡其餘酒。言曰倭利物年已九齡。不能更居是間。當仍歸卑田院。今日之來。卽爲是兒。汝呼之見我。曼恩曰我卽令之謁公。此時。

秀珊已將倭利物面上積年之垢以水灌注略淨遂攜以面巨公言曰汝與先生鞠躬倭利物卽如言爲禮本特而坐而言曰汝能否與乃公同行倭利物未言將謂何人引我者匪不行忽引目見曼恩握拳示之以勢倭利物知旨卽改口曰密昔司曼恩能否與我同行本特而曰是安能惟常常見汝可爾倭利物忽抗聲哭以倭利物之哭良易正有飢寒及拳杖四物足助之哭故倭利物哭盡哀處大似戀曼恩曼恩亦力抱此餓兒作種種憐愛其尤爲倭利物所不料者忽賜麪包一片加以牛油於是引本特而之裾左手則執麪包且食且行旣出迴顧其扉則又太息自念身無父母在此尙有儔侶旣去則並此而無之矣本特而行步雄快倭利物引裾則奔湊以從每行半里卽問至乎本特而嚴聲斥之本特而之和平蓋水酒生其溫藹之容至是官中人面目張矣旣至則付兒於一媼決然自行半句鐘後復歸曰今日院長及司事聚於廣廳汝當同我往面倭利物生如井蛙安審人世有如是偉人且合羣偉人而共面則驚如木偶本特而以行杖敲其頸倭利物醒更以行杖敲其背倭利物

行竟至一室。四壁皆白堊。有八九富貴之胖人。圍圓案而坐。上座榻略高。較衆尤肥。面圓且赤。本特而曰。汝面大人爲禮。倭利物卽鞠躬。高座者曰。孺子何名。倭利物不能答。本特而復叩之。以杖。倭利物應聲而哭。答語至斷續。有人著白半臂言曰。此兒殊蠢蠢。高座者曰。孺子爾知身爲孤特者乎。倭利物曰。何也。白半臂曰。我決其蠢果。然高座者曰。孤特者無父母之謂。爲公家所育而成。汝不知耶。倭利物曰。知之哭至哀不止。復有一人至樸齋言曰。汝日間禱乎。又曾爲育爾之人禱而求福否。倭利物曰。禱矣。實則無人授以禱詞。何曾禱者。高座者曰。汝今日之來。我將加以教育。令爾執業。白半臂者曰。汝明日六點鐘起。當學劈麻。倭利物卽鞠躬謝。本特而引至一處。爲公住之室。本特而遂行。倭利物遂得一粗笨之榻。哭逾刻睡矣。是日院中司事商略善後之策。蓋是種人均以經濟自負。見院中流弊滋多。謂待此窮人至優食既不減。又不事事。則窮人將以是爲行窩矣。遂衆口一詞。謂當力祛此弊。於是商定章程。食物首減。果有人領院中童子爲學徒者。聽亦足以省院中經費。議定院中所食者。

不以麪包。以小米之漿日三飲之。至禮拜則人食麪包半磅。此章程外。尙有無數慈善之良規。凡窮苦夫妻求離異者。是間卽爲之斷。以此間斷離不至廟簷中。卽爲之省費。亦復佳事。自此規立。前此夫妻防糜費而不欲者。至是咸踴躍爲之。於是村中縲夫日多。新章逾六月卽實行。初行之一二月爲費。亦不遽省。以食料旣省。購櫓亦日見兩兩相抵。不爲省也。童子聚食處。則爲一石屋。上列一爐灶。司廚之官。每逢食時。則立灶下執巨杓頒食。尙有二媼助之。每人一杓。適滿其椀。或佳節令辰。則每人予麪包二兩。椀亦不滌。以羣兒飢。恆以舌舐椀。椀潔乃如濯。旣已。則執椀於手。引目視。椀幾欲並吞其脰。人人旣不得食。則自吮其指。見案上有剩漿。亦立舐之令。盡蓋此等人食量至巨。今旣續續減其食。飢疲者可三閱月矣。諸兒皆瘠。一日有健碩之兒。謂人曰。果更不飽。明夜與我同寢之人。吾將生啖之人。見是兒飢而怒突其睛。則大震。聚議往求院長。少增其漿。彼此互推。圖舉首事之人。而倭利物適得主圖者。是晚坐定。司厨昂然頒發。於是衆頌禱詞。漿已立罄。則互相擬議。爭以目視。倭利物隔

座者則力爬其膚令起。倭利物不得已拚性命爲之立趨廚官之前。左右執空杓及椀言曰請先生增我輩少漿。司廚者亦健者聞言失色。二日視倭利物逾數秒鐘。噤不能聲而助力之女傭赫然如喪其膽。羣兒亦惴惴然懼少須廚官神定言曰汝何言者。倭利物曰請先生少益吾漿。廚官卽以巨杓擊倭利物後大聲呼本特而而院中司事方聚而談心忽見本特而倉皇入向上座。林木金曰密司忒林木金聽之。倭利物乃瞻請加漿。座人皆驚。林木金言曰彼乃敢言此其語確耶。彼於定章之外。乃敢恣其所請。本特而曰確也。白半臂者曰我固言之。此兒行必縵首。言時亦無有斥駁之者。惟公議囚倭利物於閨室。明日門外列一長條上書無論工藝之家能以倭利物爲徒。予以五鎊之金聽其承領而去。

第三章

倭利物自當日起因於閨室中可一禮拜衣白半臂者決倭利物必縵首。此時倭利物果有素巾者其縕必矣。惟卑田院中人初無此物。因不得死。但長日哭。至於夜中。

則以手掩目。伏於隅陬而息。然睡中則時時慄跳而醒。既醒則仍蟠伏牆隅。幾似陰冷之牆。咸足爲此童子保護者。倭利物旣受囚。而院中司事之人。尙予以體操接友。禱告之樂趣。所謂體操者。寒天嚴冷中。本特而仍擒而卽之。井闌取井水。澆其身。復患其寒。則以行杖笞。令血脈流盪。無沮。至所謂接友者。每隔一日。必執倭利物。入於食室。對衆笞之。此卽所謂接友也。若祈禱之事。則每飯之時。本特而以足蹴。倭利物。入於衆中。令聽禱詞。用乞哀於上帝。禱文中。有一條爲院中人所杜撰者。中謂童子。宜自知足。尊禮司事之長官。宜磨勵以德行。勿爲倭利物種種之惡習。方倭利物受囚時。一日侵晨。有掃滌煙囱之人。曰甘非。而驅一驢車。車上滿載煙煤。行於道上。以此欠屋值久。道中自思。吾安能得錢還此五鎊之屋值。百計思維。終不能如。五鎊之數。忽過卑田院之門。斗見告白。乃停驢於門外。然此驢正有所思。不審第二受秣。當在何時。主人號令甫宣。而驢心不屬。仍引車行。甘非而大怒。肆詈。凡爲驢之種類。皆以一語括之。遂伸拳擊其腦。此非驢腦骨堅者。且立碎其顱。甘非而旣拳驢項。復引

其勒令驢齦受勒而痛。此時驢止。甘非而遂引目讀告白。時衣白半臂者方負手立門外。旣見甘非而之處此驢。復見讀門外告白。心中自念果以倭利物屬此人者。當立平其頑劣。而甘非而讀告白而笑。其笑也。以告白所書數適五鎊與屋值符。惟金煤適稱其用。於是將告白中字母逐一拆合。見白半臂人立門次。知爲是中司事。因脫冠爲禮。曰。是中有童子得母與人爲徒者耶。白半臂者曰。然。汝問胡爲甘非。而曰。果院中欲令此童子爲堂。堂。正。正。掃。煙。囱。之。行。業。賈。人。願。得。之。爲。徒。白半臂者曰。試入而商。甘非而復以拳擊驢。令勿奔。遂入見諸司長官。遂述來意。上座長官林木金言曰。汝操業賤。又有一人言曰。匪特賤也。前此有童子入掃煙囱。因而燻悶而死。甘非而曰。前一童子入而不下。吾然濕稻草燼之。令下不期而死。實則濕稻無煙燼之。適佐其睡。輩。實告先生。吾實以火燒之。令彼速下。且吾用火其法良於濕稻。肉中煤多。童子爲煙所壅。不卽下。吾燒之。令痛則掙。命下矣。白半臂者聞言而悅。立木金怒。

之以目。於是衆皆商議。其聲甚細。但聞有人曰。此足省費於報銷冊中。足以表儉。此數語。蓋院中人常言者。尋衆議定。立木金曰。吾輩議久。爾之所請。吾乃不能答。餘人亦曰。殊不當許。甘非而自思。詎前此吾手死數小兒。院中人或介介於我耶。此時欲與抗辯。復患指目吾罪。則引冠自行方及門外。迴顧諸公。曰。乃必不以此兒屬我乎。林木金曰。是焉能爾。操業過賤。卽得金亦不足五鎊。甘非而聞可減取而得。則喜而復入。曰。諸公予我何數。我爲窮人。幸勿簪我。立木金曰。我意三鎊十先零。爲數過矣。白半臂者曰。十先零可減。但三鎊足矣。甘非而曰。四鎊不甯可耶。汝去此四鎊。則是兒之衣食。均無係於院中。立木金搖首曰。但有三鎊十先零。餘不汝許。甘非而曰。我二人相爭之數。可以折衷。得三鎊十五先零。則兩無所負。林木金曰。卽增一法丁。亦不能諾。甘非而歎曰。諸公貴人。過於寒人。計較白半臂者曰。是何言。此童子者。卽不得一錢。亦當知足。此童子予爾適稱所用。惟時時須加榜掠。則當如教不忤。且所食亦寡。以彼出世以來。從未得善食也。語已大笑。甘非而遍矚座人。人人皆笑。甘非而。

不期而亦笑。此貿易咄嗟定矣。諸司事命本特而於今日日中取倭利物。及其出院文憑。請鄉官署諾。倭利物幽囚中初不之知。忽見本特而入。取淨衣命易。易後又取漿一器。本日非佳節。竟佐以二兩之麪包。倭利物大驚。以爲今日胡由加餉。旣而思之。乃大哭。或此長官以漿字我。殆與死近矣。本特而曰。汝勿哭。吾今將送爾與人爲徒。倭利物初不省。徒以爲將卽於刑。則戰慄言曰。得毋將我入徒。本特而曰。然。茲有善良之人。收爾爲徒。其人待汝如父兄也。且爲爾成業。爲後此自立地院中人爲爾費三鎊十先零矣。以總計之。共七十先零。更以六辨士核之。則一百四十六辨士費此巨金。即區區爲汝孺子。本特而語已。倭利物哭。本特而曰。汝勿哭。淚入漿中。漿質散矣。實則此漿中受水多。斷不能更入以淚泉。本特而所言確也。及引見鄉官時。宜作欣悅之狀。果官問汝願乎。汝卽曰。願。果不如吾言。汝命當在俄頃。倭利物鞠躬承諾。旣至官署。本特而置之小屋中。曰。汝少須。我將至而行。汝倭利物坐而心戰。可半句鐘中。本特而至。曰。吾親愛之。倭利物同予面官府。則微囁其齦。謂之曰。小畜爾。當。